

王蒙王干对话录
90年代文学对话录



王干文集



王干 著

作家出版社

王干文集

王干 著



王蒙王干对话录
90年代文学对话录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蒙王干对话录·90年代文学对话录 / 王干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1
(王干文集)
ISBN 978-7-5063-9709-4

I . ①王… II . ①王…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1311 号

王蒙王干对话录·90年代文学对话录

作 者: 王 干

书名题字: 沈 鹏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书心瞬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5 × 225

字 数: 322 千

印 张: 27.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09-4

定 价: 78.00 元



目
录

王蒙王干对话录

- 引 言 / 003
- 文学这个魔方 / 004
- 文学与宗教 / 020
- 文学的逆向性：反文化、反崇高、反文明 / 031
- 感觉与境界 / 044
- 说不尽的现实主义 / 055
- 何必“走”向世界 / 082
- 今日文坛：疲软？滑坡？ / 098
- 自由与限制：当代作家面面观 / 125
- 且说“第三代小说家” / 150
- 十年来的文学批评 / 161
- 《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 / 191
- 王蒙小说的悖反现象 / 217
- 聊以备考 / 233
- 致读者 / 237

90年代文学对话录

·走出90年代·

文学的步点 / 244

“东方”的没落

——与哈斯顿教授一席谈 / 250

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 / 260

“新状态文学”三人谈 / 279

第三次浪潮：解构与拯救

——关于世纪末中国当代文学的谈话录 / 301

关于批评和批评者的对话 / 312

90年代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长江文艺》’95三峡笔会上的对话 / 329

·与作家共舞·

没有预设的三人谈 / 346

小说问题 / 361

小说家的道与德 / 373

美丽痴迷与欲的消解

——关于《校园情结》的对话 / 389

离我们身体最近的

——关于“城市与城市文学”的对话 / 398

女性美·女性的困惑·阴柔·南方 / 411

作家眼中的甲 A 甲 B (存目)

·附录：80年代对话两篇·

1987：诗歌的四种状态 / 422

漫话《懒得离婚》 / 427

后 记 / 433



王蒙王干对话录



引 言

一九八八年冬至一九八九年初，我们两人先后进行了十次对话，涉及的内容较为斑杂，两人的想法也不尽一致。也可能是这种文体比较新鲜活泼的缘故，对话单篇分别在各地报刊发表以后，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现将单独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书，以便读者、研究者和文学界的朋友了解对话的整体风貌，从而进行真诚的、友善的而不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对话”。



文学这个魔方

王干：文学是什么？虽然有一些人写了论著和文章，关于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位置、文学的价值，但文学到底是什么并没有搞清楚。有人曾经说过，文学是个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模糊、非常省事的办法。文学确实是一个怪物。我觉得文学是一个魔方，它是一个多面体，你看到这一面是这一种色彩，放在另一面看是另一种色彩，如果进行旋转的话，那变化就很多。说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也没错，这里面既谈到主体，也谈到了客体，既有作家，也有生活。但我觉得这个概念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作家换成其他职业的人，这个概念似乎仍然成立，所以它缺少独特性，太宽泛化。而魔方来比喻文学，虽不是定义，但比较形象。魔方由各种各样的色彩、色块组成，文学也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非社会的、审美的非审美的多重因素构成。如果把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审美的载体的话，那肯定是有局限的，因为文学还有认识功能。同时，文学的审美功能的实现，似乎还必须借助于阅读者自身的文化结构、知识结

构。只有拥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的人才能感受到文学的审美功能，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有审美这样的预结构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去完成审美的精神活动。可以这样说，审美实际是一种文人的阅读需求和价值取向，并不足以概括所有文学作品的本质特性。

文学魔方始终在不断地旋转，老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结构的色调和图景，它往往与时代保持着极为和睦的关系。它的轴心有时转向认识功能，有时趋向审美，有时则强调教育性。近年来，有人否认文学的教育功能，我觉得文学的教育功能否认不了，当然这种教育功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而不是以直接灌输与训导方式进行的。这种教育功能在战争年代环境里往往显得突出，而到了和平岁月里则淡薄，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娱乐、游戏，而不必接受什么教育，但不能把教育功能从文学的价值系统里剔除出去。其实审美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教育。儿童阅读安徒生童话，那本来就是接受教育。

由于中国文学受载道意识的长期影响，所以文学这个魔方在中国的色彩往往比较单调，如果把教育功能比做红色色块，认识功能比作黄色的，审美功能比作蓝色的，那么中国文学这个魔方则偏红，有时甚至是一片红（比如“文革”时期）。而现在片面强调审美功能以至取消其他色块的存在，那么文学这个魔方只能剩下蓝色一面，纯粹是纯粹了，但单调的蓝色与单调的红色一样令人讨厌和腻味。这么说，好像文学是可以按照某种比例配备色彩、色块和组合结构的，其实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文学的无定性决定了它这个魔方必须时时刻刻进行旋转变化的，你不想让它转，它自身也在自转，它随着整个时代在转，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作家也顺应魔方在转，当然要排除政治性或政权性的干扰因素在外。文学这个东西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要对它进行政治性的干扰的话，它很

快便失去正常运转的功能。应该说，它怎么转都是正常的，文学从来不按照什么规律进行机械运行。比如我们今天看抗战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会大不以为然，但时代需要文学以那样的形象出现。文学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谁也不能规定死。你说田间的诗是口号诗也行，标语诗也行，你能说它不是文学吗？

王蒙：还有《放下你的鞭子》，这也是文学。

王干：我们不能把文学搞得狭隘，你可以搞纯粹文学、个人文学、先锋文学、精英文学，赵树理等人的创作可以说它是“政策文学”“方针文学”，但仍然是一种文学。因为文学的魔方在旋转，时代会造就各种各样的文学，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规律性。现在强调文学的生命意识，就是因为以前扼杀、抹掉了个体性的东西，影响了文学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家就是旋转魔方的人，作家的创造性就在于他能够组合出别人组合不出的结构、色彩、画面，要与众不同。文学最忌讳搞成六面一个色。当然，我把文学比作一个魔方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魔方还是比较机械的东西，用电脑一算，就可以统计出有多少色的块面、色的结构、色的组合。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的情感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文学进行定量、定型、定时分析，但原理是一样的，作家就是要把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色彩，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经验，欢乐、忧伤、痛苦、惆怅、悲哀、沉思、辛酸、苦辣等等，进行一种独创的组合。因为每个作家与别人旋转得不同，他的组合就使人感到新鲜。如果过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还有人觉得这样的组合很有意思，那就是大作家、大作品。

王蒙：我非常希望能和你争论，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找不出和你争论的理由。我常常感觉到对文学的各种解释、各种说法都有一

定的道理，而又都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也很流行的说法，曾经很时髦的说法，“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学”在文学对人的关注，在文学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内心世界和经验方面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与目前还没有过时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相呼应。但是，我也常常对这个定义感到不满意，可能我这个想法太可笑，从经验的角度来讨论“文学是人学”这个问题。我觉得体育更是人学，体育体现人的健康、素质、灵敏、反应，这是绝对的人学，而心理学作为人学来说要比文学“学”得多，你看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你的脑子里可能会搞得四分五裂，片断和各种互相冲突的记忆使你不知道对人有多少认识，而你要认真读完一本心理学著作，总会有相当的收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于政治学也是人学，它研究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集团、阶级，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进行斗争，力量的消长，以至于人对人的支配，社会的组合，秩序等等。我总觉得“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也不完全。

王干：说“文学是人学”实际是把文学作为一种补偿工具，因为人们在呼唤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但用文学来呼唤是非常软弱无力的。我在学校读书时，老师讲“文学”为什么是“人学”呢？一、文学是人写的，二、文学是写人的，三、文学是人看的。非常好笑。

王蒙：那好多东西都是文学。历史也是文学。

王干：其实，我们现在缺少真正的“人学”，对人缺少足够的注意和研究。文学被当作人学是一种越位，把文学当作主体精神解放的产物，实际上是生活中主体所不能实现其价值，到文学中来做“白日梦”。当然，人在文学中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但文学不是

人学。你刚才提到的体育、政治也不是人学。其实，真正的人学要研究人的物质性因素、心理性因素。

王蒙：医学更是人学。当然还有兽医，不在其内。（笑）

比如还有一种说法，好像是高尔基讲过的，说文学是阶级的触角，阶级的感官，这个说法也不能抹杀，但不仅仅是这样的。在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即使阶级斗争不那么尖锐的时候，你从各种文学现象中能够看出社会的变革，社会上各种思潮的涌起，相互之间的冲撞和消长，包括那些自称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或者自以为文学是一种纯形式的东西的说法，实际也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一定的时代条件、一定的背景下所产生出来的，但是你仅仅把文学说成阶级斗争的触角、感官，又感到遗漏了一大片作品。

王干：对。

王蒙：我常常想，各种对文学的议论，包括我们的对话仍然是一种“摸象”，只是摸到一部分，但试图全面阐述、什么都承认时往往又失之空泛，最后什么也没有告诉别人。我见到过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格瑞斯·培丽，她是白俄血统，她的短篇小说在美国非常有名。1980年我在艾奥瓦大学，看到她讲演时地上都坐满了人。她讲演时的一个特点，就是嘴里含着口香糖，不停地讲演不停地嚼着口香糖。据说她好像是一个左派，曾在五角大楼前面进行反对美国干涉越南战争的游行，被警察拘捕过。一九八五年世界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她带领一批美国作家来嘘舒尔茨，而且敲着桌子大喊大叫。我亲眼看见的。这是一个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相当强烈的作家。但她讲过一句，文学就是智力游戏。这就非常有趣。她非常关心社会生活，很关心政治，而且有她自己的倾向性，但她谈到文学时认为文学是游戏。这就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现在，“玩文学”

的名声很不佳。好像“玩文学”是黄子平提出的，起码与黄子平有关。

王干：可能还有吴亮、张辛欣。

王蒙：我倒想为“玩文学”辩护一下。就是不能把文学里“玩”的因素完全去掉。人们在郁闷的时候，通过一种形式甚至很讲究的形式，或者很精巧、很宏大、很自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郁闷，是有一种自我安慰的作用，甚至游戏的作用。过去很多中国人讲“聊以自娱”，写作的人有自娱的因素，有多大还可以再说，至于读文学的人有自娱的因素更加难以否认。也就是你我都有“玩文学”的因素，但是完全把文学看成“玩”会令许多人通不过的。

王干：我曾碰到几个写诗的青年人，他们写作很难说不是一种“玩”。比如他们发现文字有一种巫术的作用，他们把文字排列组合的过程中就能得到一种满足。我们搞文学的人十有八九都有一种文字癖，特别喜欢玩弄文字，这样排列、那样组合，常常趣味无穷。而中国文字的象形特征，又是一种方块体，很适宜排列，而且中国语法又不那么严格，排列、组合时常常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效果。特别是诗歌，简直就是一种文字宗教和语言宗教，诗人沉浸在一种语言的游戏里面、文字的巫术里面，整个身心就非常愉快。

王蒙：是的，要承认有“玩”的因素。第二，“玩”是否和严肃对立，或绝对排斥？我觉得很难说。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大哲人讲过的话，说儿童的游戏非常严肃，非常认真，而大人所做的一些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事情往往更像游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儿童游戏的认真性、严肃性无须我去举例子，大人有些非常严肃的事情最后办得像游戏，如开会、评奖、样板。“文革”很残酷，但“文革”当中有很戏剧性的东西，比如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抓

到一个“余孽”之后，让他戴上那种“双翅”的赃官帽子，让他自己拿着簸箕敲着去游街，脸上再抹着各种颜色，确实是一种游戏，但这是一种恶作剧。

王干：《雨花》最后搞了个“新世说”的栏目，就是专门收集“文革”时类似玩游戏的“掌故”的。

王蒙：“文革”中的掌故太多了。我记得鲁迅杂文里说清朝政府的某些县太爷接见外国人时，让外国人走旁边的小门，外国人稀里糊涂地就从小门进来了。他自己走大门，就高兴得不得了，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捍卫了国家的尊严。这确实和游戏一样。把“文革”完全说成游戏当然不够全面，那么多人遭迫害，那么多人被迫害死，但它的游戏性质非常明显。

王干：“文革”就是一场很残酷的游戏。

王蒙：“文革”一开始，所有电影院都不演电影，所有的戏院都不演戏，所有的文学刊物都不出了，但人民为什么忍受得了，就因为那个时候生活里有这些游戏，人们每天出去看游街，看批斗，看按脖子，业余生活被这些东西丰富起来。甚至于我还有过这样的离奇的想法，中国人有一段时期这么喜欢搞运动，是不是和业余生活不够丰富有关系。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去航海，去打球，去下棋，去滑雪，去冲浪，也许觉得开过多的会是一个负担。但在业余生活非常不丰富的情况下，开开会，而且开一个会揪出两个人来，不但揭露他政治上的问题，而且揭露他生活的隐私，就起了一种娱乐的作用。所以说文学是一种智力游戏以至于说文学可以起一些“玩”的作用，也同样是如你所说的魔方其中的一个角，或某一个颜色。但要膨胀起来，认为一切文学都是游戏，除了游戏以外就没有文学，那就差之千里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这至

少是用一种形式的观点，来看待文学，这在中国最有传统，我感觉中国古代恰恰是把文学当作一种形式，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中国的纯文学并不发达，往往文学就是历史，比如《史记》，或者文学就是政论，比如唐宋八大家，有许多政论文。为什么说它是文学，就因为他们的文采比较好，有对仗、有比兴、有抒情排比句，而且讲究汉字的铿锵悦耳。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形式也没错，但把形式说成一切，形式以外什么都没有，这本身是把本来开放状态的文学变成一种封闭状态的文学的徒劳企图，是为了保护文学的纯粹性而割掉它和生活、政治、科学、思潮、思想、文化、心理诸多方面的联系。文学是一种开放的东西，而不是封闭的，但文学仍然有它的核心，这个核心是非常难说的，如果我们只承认开放的一面，就等于承认一切都是文学。如果用一种泛文学的观点的话，杂文也是一种文学。那么请假条是不是一种文学呢？那很难说。如果一个人的请假条写得很俏皮、很有文采、很感人，也可能是文学。我在新疆的时候，碰见一个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小官员，在“文革”中给斗得一塌糊涂，定成“历史反革命”，下乡劳动，工资也取消了。“林彪事件”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落实政策了，这个人就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了一份申请，说家庭困难，一个人带着未成人的小女儿，恳求领导“垂怜”，我当时一看，觉得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这篇散文在当时看是抒情的，在现在看是黑色幽默，也许再过五百年以后剩下的便是纯形式了。也许五百年以后，人们不会写这种半文半白的乞怜求饶的文字，批评五百年前的中国发生的“文革”的兴致也没有了，就变成了纯形式。我们在强调文学的多方面的开放性意义时，如果抓不住核心，就有这种危险，请假条甚至说话都是文学。